



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者天下之利勢也

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

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有也及其暴

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齊潘宋獻是也

潘與閔同齊閔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

為齊閔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

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道守之以故用

勢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

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

過於國制術字耳

以舉

等

生

日

月

年



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主之所謹擇也慎所宜謹仁人之所務白也白也明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一挈提舉也言提挈  
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行一不義殺一  
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無以  
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  
若是其固也櫟然落石兒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  
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為舉皆也所與  
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  
則舉義法也夏謂若周穆王訓主之所極然帥羣  
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率羣臣歸向之者

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如是則  
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本仰魚亮反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  
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又仲尼誠能以義行言志  
意及立身立行皆著之言語論說皆明義也  
以義行下益反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今日成功之後  
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  
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  
以政事按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  
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如是



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  
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  
顯諸侯行義必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  
如日月雷霆一齊當為濟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  
是也一齊當為濟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  
以鄔皆百里之地都毫湯國都部與鎬同武王所  
鎬京維龜正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  
之武王成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  
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  
也非有他故但德雖求至也義雖未濟也亦有  
德義但濟未能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謂天下之理  
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謂天下之理  
略有節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也諾禮許也已不許  
奏也也

於

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臣下曉然皆知其  
謂若齊相不皆柯盟之可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  
可要也約不欺也皆要知其可與要政令已陳雖觀  
利敗不欺其民糧謂不若伐原命三日之約結已定  
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為已  
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暴明與  
國信之為基也當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三伯  
是也伯伯讀為霸又傳如字為諸侯之長為非本政  
教也雖有政教未非致隆高也舜禹湯之極崇  
高也非暴文理也  
歸心如文王此皆言未條貫非服人之心也  
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在方略



不在用審勞佚審以佚持謹畜積謹嚴畜積修  
 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逆齟也齟相  
 然上下相向之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其疆  
 中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  
 國畧取信而行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  
 義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  
 以呼召功役使利言所務唯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  
 利也功役使利言所務唯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  
 唯利之求張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  
 梁伯好土功詐其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  
 焉謂若楚靈王之義討陳內不脩正其所以有

然常欲人之有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  
 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  
 下析也離如是則敵國輕之故輕之也與國疑  
 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暴之而亡其極者  
 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則滅亡  
 使然故同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  
 言之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  
 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  
 綿綿不絕引讀為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續  
 於軸所馳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續  
 客引軸馳為務也故強南足以破楚王二  
 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強南足以破楚王二  
 年與秦楚重丘西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使  
 南割楚之淮也西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



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  
死於溫舉謂舉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其國而滅之也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  
樂毅以諸國攻之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若擊枯葉之易也  
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後世言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  
惡則必稽焉後世爲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  
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  
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善擇者用霸王不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  
善擇者用權謀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錯所處也  
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錯所處也

措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歲則塞不可  
也爲擇道而道達之歲危塞則亡所以爲彼國  
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爲彼國  
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疆立城郭之謂也  
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  
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  
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  
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  
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皆與導同三者明王  
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叙  
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久不以積



持之則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有王自新耳此積久  
之坦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曰有陰而遠者有坦  
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曰改王改行也是自  
是坦明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曰改王改行也是自  
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曰法變也或曰國語  
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  
玉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  
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  
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  
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朝不同言易變也厭讀為  
禮記云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鄭注云閑  
藏兒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曰援夫千  
何故有廩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  
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  
也謂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

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  
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  
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  
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  
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  
獨也君不可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  
相能如是者王文謂若湯伊尹身不能知恐懼而  
求能者如是者疆樂若昭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  
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



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

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綦大而王綦小

而亡小巨分流者存水小巨各半如巨用之者先

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

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

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

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

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

已者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

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

刀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謂無賢人若國無禮

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

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

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既錯之而人莫能

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能

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

以方圓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

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禮也為國危則

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



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為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具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強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強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樂得於治國之中閤樂並音落也

燕

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此知其道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一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  
 方不迷亂也巨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妄  
 詐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臥主之職若是一  
 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  
 功事任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  
 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  
 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  
 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  
 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  
 則若人主必窮治小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  
 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  
 則與匹夫何異之也也小事今以一人兼聽

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而治不足謂所治之  
 事少而不足言不交北懷幽都東之故得如此  
 尹子曰堯南撓交北懷幽都東之故得如此  
 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怒也韓子曰夫為  
 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於治力不給也  
 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  
 也也日音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侯必自  
 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悴謂精神竭  
 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也臧獲言謂  
 稱惟海岱之間罵奴或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  
 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  
 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謂之臧擒得謂  
 入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勢業權勢也  
 以是縣天下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之寡縣天  
 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為之者役夫之道也  
 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



墨子之說也必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  
 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傳曰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  
 夫分職而聽聽其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  
 公揔方而議揔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  
 一公處於內是則天子共已而已矣或讀為拱  
 揔方而議也是則天子共已而已矣  
 垂拱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此也  
 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是百王之所  
 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  
 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  
 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

之也所以取天下不知小國取天下者非負其土  
 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他國負荷其土道足以  
 壹人而已矣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  
 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則其土地奚往哉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  
 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其官職事業足以容  
 天下之能士矣才能士者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  
 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賢士一焉能士官  
 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  
 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



外矣具謂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有等位也

爵服官職事業是天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

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兩者合而

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也詩曰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

齊一人故四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

方皆歸之羿蠡蒙善射故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良

射者服之蠡音逢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聰明君子

穆簡子之御皆善御者馭與御同也周聰明君子

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

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盡此也功故人主欲得

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欲

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

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

天下疆國故其用知甚簡用智慮其為事不勞

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

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

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



高謝與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所與制如

此其盛言盡人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

情之所欲也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

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

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

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

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

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

輶

妒

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間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

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言

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言未詳畢言

宰宰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

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

畢讀如以媾茶蓼之媾牢與漢書立嫂人苟不

輶釜之輶義同皆修理幹運之意也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

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

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

也外賢疎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疎

偏黨而舉所愛也

荀子七



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若  
 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  
 禹還至王業還起復還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  
 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  
 察若言矣此可以察也如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  
 躡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後楊朱戰國時人  
 于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為  
 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躡跌差也  
 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  
 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此亦榮辱安危存亡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謂不求誠能之  
 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不求誠能之

士故可哀甚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於衢涂也千歲而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  
 嘆君人者千歲而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  
 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  
 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  
 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而無  
 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而無  
 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  
 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  
 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  
 士少愿民多悍民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  
 少之類下偏反是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  
 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用兵



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鄩鄩與皆百  
 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桀紂即序於  
 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  
 謂就王者之次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  
 序為天子也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  
 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  
 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毫末不理加於孤獨鰥  
 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

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然後

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王之所

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道而得民也然

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

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

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

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若夫貫日而治平

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稱尺證反使衣



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  
 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  
 也等君皆得其宜尺寸尋文莫得不循乎制度數  
 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  
 君子之前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  
 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所使要  
 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則身佚而國  
 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  
 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  
 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

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

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  
 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助語也垂衣裳

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

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早言伯功業早於齊

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泰與籟同

抗與玩同言齊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然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

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



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舍是

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也故古之人

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喪其國

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

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者智下如字

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

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治國者

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

其所不聞謹謂守行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

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則雖幽

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

治國之徵也國間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

之徵驗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治明不治幽治

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

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

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

浪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

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

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

惑辟之

惑辟之



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  
 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下委主好要  
 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君者論一  
 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  
 者也謂論選擇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皆相者論  
 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也列置於位也聽治  
 其得失也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治考  
 要一堯反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  
 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  
 廢事而詔王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也索求

也息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  
 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德者其而天下歸之三德  
 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  
 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  
 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  
 以道之致志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讀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經其任以調齊之  
 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澗同生民  
 則致寬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  
 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



口宋本空

盜宋本空

藉

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  
 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倫  
 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  
 盜以先之突陵觸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  
 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使愚  
 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  
 苦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  
 人也禮記曰吾欲暴虐而日欲司間而相與投  
 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藉之去逐之藉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  
 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

貌

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孔子曰審吾所以適  
 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  
 復來道為其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  
 尚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  
 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  
 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  
 之有是傷國啖啖并三邪者在勾中而又好以  
 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若是  
 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



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若是則  
 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  
 覆也以不隆禮義為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  
 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  
 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  
 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  
 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  
 歸於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  
 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百官則將齊其  
 制節忠義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導繩

矣秩祿也其制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  
 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  
 而不以偏謂禁止人不偏聽也言質律也禁  
 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  
 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  
 劑皆令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  
 曰質晏或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  
 工將時斬伐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  
 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新伐即周禮仲冬斬  
 桃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者之任不  
 迫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者之任不  
 春秋曰景公之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  
 之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縣鄙將輕田野之  
 民足乎食彼桃亦與此同也

荀子七

九



稅省刀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  
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士大夫  
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百吏畏法循繩然  
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  
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  
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  
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  
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  
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此卷內則能持國也固持國本

疆固榮辱諸本

周國者諸本

經其任諸本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卷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唯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

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



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王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誦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禮也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



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要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

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



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  
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  
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  
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  
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  
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佺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  
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  
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  
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

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  
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  
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  
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  
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  
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  
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



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  
瑯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  
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  
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  
所行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  
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  
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爲異也  
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  
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

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  
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  
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  
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  
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  
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  
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  
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



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智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



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sup>流</sup>懼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

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誠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持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



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  
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  
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  
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  
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  
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  
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  
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  
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

也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  
十有二鬪然兩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  
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  
于是莫足以舉之故舉于是而用之於是乎貴  
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  
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  
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  
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  
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



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

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拒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



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懲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

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爲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褻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



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八

此卷內敬詘而不苟

謹脩飾而不危

緣義而有類

是狂生者也

不胥時而樂

能無流悞也

諸本悖作

諸本脩作

諸本而有義

諸本狂作是聞

諸本落作生者也

諸本無作能

兩齒墮矣

諸本墮作而

非于是

諸本舉于是非是子下文

隱其所憐所愛

諸本憐二字無所

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

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

之慮

諸本無此

此三行低格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

者有聖臣者

解並在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

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

下善取譽乎民不郵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

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

臣者篡奪君政也

內足使一民

以

外足使拒難民親

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





者也後民親士信然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  
令教化刑下如景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  
不使違應卒遇變齊給如響疾速如響疾速如響  
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  
越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疾速如響疾速如響  
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  
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意無方無常也推  
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而行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而行  
物至而應無所不通之謂也物至而應無所不通之謂也  
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  
用功臣者疆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亡能臣用  
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  
詐之極人深欲戒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

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楚之州侯楚襄王使臣於齊故曰相趙後仕燕終死  
州侯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州侯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秦王之填秦王之填左侯相左侯相對曰對曰  
態臣者也態臣者也皆變態皆變態韓之張去疾韓之張去疾  
書良其先韓人五大父開地書良其先韓人五大父開地  
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相釐王悼惠王宣太后趙之奉陽宣太后趙之奉陽  
秦乃去之秦乃去之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  
願奉教陳忠於前願奉教陳忠於前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  
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  
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

荀子

二



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服齊之孟嘗可謂篡臣  
 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胡服  
 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嘗君恐乃如魏昭王以爲相西合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齊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與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  
 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  
 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  
 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國之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而卹君之榮

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  
 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彊其丈反橋與橋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原君傳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



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  
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  
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  
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  
 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已賊也故明  
 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比干  
 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  
 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  
 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  
頗列位也頗

邪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  
也為伸謂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  
道行也謂展其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  
材也故明主  
 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明主尚賢使能而饗  
 其盛其盛謂大業言饗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  
 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  
 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失事中君者  
 有諫爭無諂諛者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  
 君者有補削無橋拂其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  
 之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橋拂則顯諒闇匡教  
 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橋音佛迫脅



橋

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詩曰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禮記曰直而不折也端志不邪曲也剛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

樸

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湏雖柔從而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爭然明喻之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冲當為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若馭撲馬之性時以道關通於君之之心中也若養赤子有赤子嬰兒也未牽制必縱緩明之也暴也若養赤子有赤子嬰兒也未適其性不故重明之也暴也若養赤子有赤子嬰兒也未驚懼也今若食餒人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也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餒人併與之食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也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故因其懼也則使其改過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改其過因使其改過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之端則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因以道入之遷善也

荀子九

五



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

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伊書

訓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

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

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

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

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有大忠者有次忠

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

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以

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以是諫非而怒

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不郵君之榮辱不郵

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

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

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仁者必敬人

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

也禽獸不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

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言人皆知暴虎為

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

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

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其仁人之質也其敬

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

善而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

害之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以統綱紀也言

而待物也禮義以為文用飾倫類以為理倫物之

者也

種類以推近以知喘而言臚而動而一可以為

遠則臚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

法則臚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

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

雅抑

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

也忠有終歸於順也通之權險之平權用危險之

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禍亂之從聲君雖禍

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

而從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殺害忠賢而身

死也國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亡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  
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  
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  
破秦而魏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  
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  
後貞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  
之是義也而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  
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雖  
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  
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上意而無常守不郵  
是非不治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使迷亂其君  
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  
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湯武者也經合道如信陵

其齊也初雖似垂戾然終歸於理者也取詩曰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  
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之垂者言湯既  
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  
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  
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  
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上明致賢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

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  
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

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



不近隱亦蔽也忌謂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

而衡至者君子慎之不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諧也

橫橫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則君子聞聽流言顯露

逆而不至也其人不為隱蔽其謀也此則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

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

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

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

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

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

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

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

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

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決洽者則詩曰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

諸夏也引此以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

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

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

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



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  
與法也者國家之本本作也本務也君子也者道  
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  
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  
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  
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  
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  
年美意樂意也無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夸  
誕憂患則延年也無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夸  
惡之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  
應也

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

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

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昭蟬取而食今人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

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

之隆也和察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

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

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



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

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庸即行之

未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

名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程以立數禮以定

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子之倫也德以叙位能

以授官任其德以叙典上下之倫也禮之能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也節奏謂禮節奏陵峻

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

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節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節不至於刻急

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

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

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

博習不與焉術非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

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艾五六十曰

者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

說不自陵突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理知精其誦

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理知精其誦

論反盧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

回流旋也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弟子

通利則思師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  
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荀子卷第九

此卷臣道篇內注橋與矯同屈也諸本反也

過而通情諸本情

致士篇內禮義備而君子歸之禮義本諸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本諸

此四句在篇末不若利淫之後非

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蓋楚將



僕

未知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將  
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  
武君曰加曰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王處京臺  
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  
鳴鴈從東方來更羸曰以虛發而下鳥有間  
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虛發也王曰先生何以  
知之對曰創痛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  
羣也故創痛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  
飛故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聞簡子十世孫  
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簡子十世孫  
或曰劉向叙云孫卿大夫趙夙之簡子十世孫  
王前臨武君即孫卿大夫趙夙之簡子十世孫  
二年前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



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王曰請問兵要臨武  
 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  
 君對曰上得天時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背山  
 陵前左水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  
 澤之類也  
 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  
 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  
 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  
 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  
 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乘勢所行者變詐也  
 奇善計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闇皆謂  
 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  
 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人不測魯連子曰棄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  
 忽之耻累世之功也孫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  
 豈必待附民哉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  
 意如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  
 此也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  
 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  
 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滑亂也音骨  
 者皆如此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之國也  
 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指撓  
 沸言必爛也新



序作以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指繞沸說  
人上下相相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  
愛之意相

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  
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  
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且仁人之用十里

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

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  
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

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言卒伍行列延

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

也謂不動時也則如大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  
謂不動時也則如大

耳其義未詳蓋皆推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下  
如隴之貌如禾實垂下然鍾也東籠與隴同沾

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  
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灼如畏若仇讎

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



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

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

日益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

之者亡見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詩曰武王載

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矣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帥虔敬遏止也湯建

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

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

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孫

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

諸侯彊弱存亡之敗安危之執摩與帥同所類

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

凡在大王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

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君

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

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

不可用也印古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

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

管子

四



好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不齊者

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下信謂使民齊者強不齊者

弱齊謂力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不當罪使民可畏則

故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不當罪使民可畏則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好攻當為功者功也器

於用則疆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功也器

謂不堅固也重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兵重難用

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是強弱之常

也齊人隆技擊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

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械其技也得一首者賜

贖鎰金無本賞矣八兩日鎰本賞謂有功同受

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是事小敵

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

得甘脆以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易說卦曰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而易

速不得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

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魏氏

之武卒以度取之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武

者中度衣三屬之甲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



於身之上冠鞬帶劍鞬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劍  
謂荷戈也冠鞬帶劍  
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贏負擔也日中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田宅不征衆也顏  
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是數年而衰而未可  
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利之

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  
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  
更選擇也則又如前造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

是危國之兵也資優復既多則稅寡秦人其生民  
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秦地險固也酷烈陘阨謂  
嚴刑罰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劫之以執謂以威執

戰出隱之以阨謂秦地險固多阨藏隱其民不能害鄭氏  
之刑罰則險固則寇不能害劫之以執  
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秦地險固也酷烈陘阨謂

之以刑罰  
風謂蛇曰鱗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躡  
七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  
反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

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  
自為戰而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  
功者衆也而立功賞相長也

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  
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強長  
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地利故能衆強長義也  
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  
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

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暴

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

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諸侯

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有能微妙之

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故招近

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謂禽滅之故招近

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

致之也募選隆執詐謂以財召之而選詐為尚此論秦

之技擊也募選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為尚此論秦

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

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

其賞罰纒可漸染於外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其服

中心是齊壹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擊不齊之技

人之術也當魏之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大山也音辟

武卒也譬墮毀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

許唯反也不試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

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誅桀

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

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

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爾若夫招近募選隆

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



誰

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勝由用也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躒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躒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滅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詐術不同皆出於變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及掎契司詐權謀傾覆

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持也掎挈猶言倚撫也

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臣

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

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

效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

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

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謂成功

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制號政令

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



以固處舍營壘也則敵不敢陵奪矣周徒舉進退欲

安以重欲疾以速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

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

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

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也曰遇敵決戰必道

吾所明無道吾所疑行道言也夫是之謂六術制

號政令已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

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凡

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夫是之謂

五權五者為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

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凡受

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

正百官軍之百吏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為

意故主不能喜不為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慮

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慮

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

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也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如幸不務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

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

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

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馭死轡百吏死職

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

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令不進而進猶

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進令也言使之不

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同獵與踐也服者不禽

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禽謂不戰而退者不追

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

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

扞其賊謂為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

貢謂順刃謂不戰借之而取歸命者微子開封於宋此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

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諱劉向改

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戰國策趙有左師

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

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



序作竭走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  
 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  
 之謂人師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  
 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  
 上下相喜則慶之敵賀之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  
 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  
 不越時古者行役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  
 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子曰  
 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

義為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  
 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凡所為有兵者為爭  
 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  
 奪也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  
 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  
 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  
 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  
 神所過往之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  
 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  
 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  
 惟時有苗于崇山也禹伐共工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  
 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  
 未詳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

荀子



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以文武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

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

謂也詩曹風尸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

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

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

以慶賞鮪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

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吾所謂仁義者大

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

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

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

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

也漢書認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憊此

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故

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

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地也所

謂仁義之兵也前仁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

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

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禮者治辨之極



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也辯別

要也強國謂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

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

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行不用也禮雖堅甲嚴刑皆

不足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以鞞鮫魚

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鮫魚

如金石難入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

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宛鉅鐵鉞慘如蝨

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大剛曰鉅鉞與鉞同

蠶死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之剛曰鉅鉞與鉞同

之鉞言其宛剛鐵爲之謂之剛如吳揚之間謂

蜂蠶言其出此剛鐵也鉞音營輕利僨邀卒

如飄風當爲嫖姚之趨嫖姚驍勇也邀與速同或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也垂沙地

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

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

去昧與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隱曰莊躋楚將

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

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能見其睫王之

兵敗於齊晉莊躋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是

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躋初爲盜後爲楚將

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

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而秦師至

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

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

荀子

三



伐楚一戰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紂劓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傳曰炮烙謂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殺戮  
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傳曰威  
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自謂必全其命也  
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  
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  
誣試用也城郭不辦或音辨溝池不相相古掘  
墳墓亦音掘或曰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相  
遂字相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城也

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  
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當為固史記作晏明道而  
明內者無它故焉然不畏外而固也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  
反卧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  
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  
省而威流也郵怨也流行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  
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傳曰威  
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使人畏之凡  
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



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  
 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阬其下獲其功用  
 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阬謂  
或為險也類阬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  
 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勞苦煩  
 辱則必奔奔與同離耳下反制其上離焉猶  
離散之後則上下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  
易位若秦項然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  
 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

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  
 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以調齊之長

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

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

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被徐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

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

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

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

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



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  
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民之屬  
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  
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  
凡所施為民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  
皆從化也謂好從暴悍勇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  
力從也謂好從暴悍勇而願  
而公旁偏頗也於亂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謂矜  
誇汰謂好發摘人過者也鄙陋之化則繚  
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化也詩曰王  
也調和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至一極一也

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  
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  
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涂  
以迎吾入辟與闢同聞也除因其民襲其處而  
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立法施令莫  
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不驚擾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  
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  
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  
劫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  
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



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

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

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食之地

曰窳掌窳主倉廩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

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已暮三年然後民

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是故

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

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

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

凝定也堅固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

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

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

奪之上地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

能數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

拒之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

戮蕩盡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

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

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鎬同皆百里之地

笑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  
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



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卷內注與王處京臺之下諸本作與  
王劇廩下

燕之繆繆諸本作

所以得天下也諸本作

注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

盾鞞革二戟諸本作制重罪贖以犀

刑罰省而威流諸本無罰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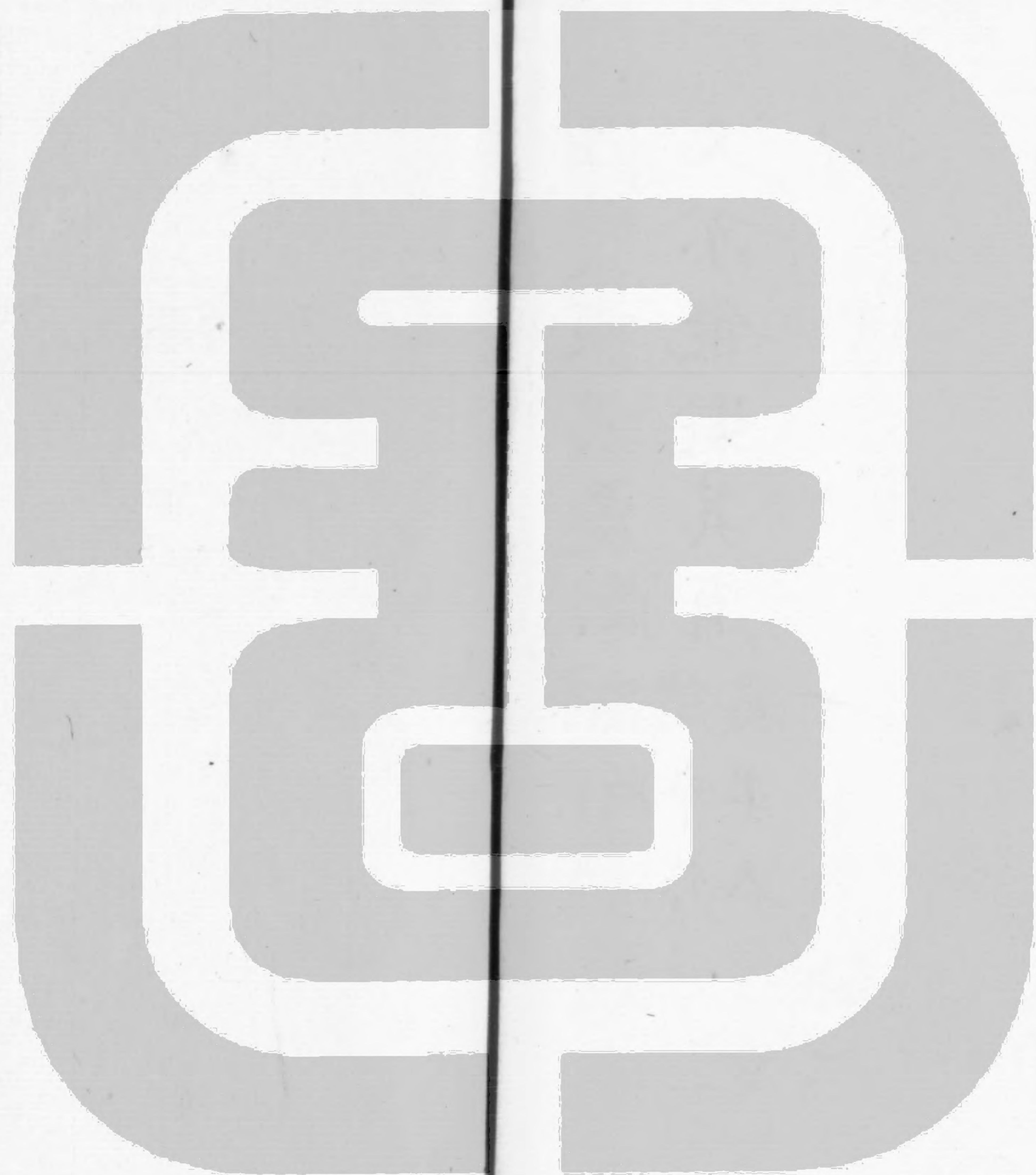
注襲取其處諸本所作襲

又不能凝其有諸本其人

四割省而成成字誤當作威

龍其無害其字誤也龍其無害其人成也





校



卷之四